

新疆早聞



著前盧

行印報日央中京南



舊

價錢一樣的皮鞋，
我們貨色最好；
貨色一樣的皮鞋，
我們價錢最巧。

鶴鳴鞋帽商行

南京分店 中山路新街口

盧 前著

新 疆 見 聞

南京中央日報發行



自序

「新疆見聞」，是去年六七月間，我隨于院長到新疆時所寫的全部不過二萬多字。從八月二十三日起，在中央日報刊載，到九月一日止。本來有印成小冊子的計劃，因事忙一直沒有着手。最近，國人對於新疆漸漸注意起來，承好幾位朋友的敦勸，將這一年前的報導，再度呈獻到讀者之前。

雖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局勢多少有些不同，然而對於了解新疆，我這本「見聞錄」多少是有一點幫助的。這一年以來，新疆省政又有長足的進展，我的好友麥斯武德先生已改任省政府主席，張文白將軍依舊擔任行轅主任住在迪化，我知道以我們的同心協力，定能鞏固西陲的！

冊中所印于院長的天山集，當時也會在中央日報刊載過，這兒所發表的是定稿，由嚴敬齋先生精寫，因來不及製鋅版，改鉛字印出來。更以我的西域詞記附在後面，可以與正文相印證。

又本書所用插圖，是攝影家許一夫先生的作品，中央電影製片廠所攝「天山之行」的電影片，也是出於許先生之手，在此並致謝忱。

盧

前

三十六年·六月十五，

自序



新疆見聞

兩日到迪化

六月二十左右，我在上海聽程滄波兄談起于院長將到新疆去；等我回到南京，已是二十四日。于院長有邀我同往的意思，立即準備一切，在二十六日的早晨，便趕到明故宮機場。同行的除于二女公子念慈外，有嚴敬齋、王新令兩監委，祕書李祥麟，河北審計處長王覺民，兩位隨從副官王培芝、宋子才。中央電影製片廠新聞攝影技師許琦，連院長和我共十一位。專機定八時起飛，送行的人很多。飛行了一小時以後，發現機中所帶的油桶正在漏油；這時纔過了徐州，告訴了美籍駕駛員，經偵察後連忙向後轉，折回南京。

這時是上午十時，我們就在機場匆匆吃了午餐。將油桶換過，再行飛去。在下午二時到達西安上

空，西安正在大雨，濃雲密布，飛機很不容易降落，經二十分鐘的盤旋纔安全落在機場上。胡宗南、高桂滋和田雲青等均在雨中鵲候。由胡將軍招待到六谷莊進西餐。因為雨還在下，決計留在西安過夜，于院長住在高宅，我與覺民住的六谷莊招待所。當晚與胡宗南將軍縱談到深夜，我又將表弟劉慶會找來。傍晚會抽空去看張庚由，和王陸一夫人周沛霖女士。

二十七日，七時半到西安機場，加入于大女公子芝秀和馬文彥祕書。八時起飛，十時半到蘭州，谷正倫主席和高一涵等皆在機場迎接。老友郭竹書現任西北日報社長，他也來接的，就在航空站休息到十二時。繼續前進，在下午二時半飛到酒泉，我們乘一輛小汽車在城區巡視一週。三時半再繼續西飛，六時到了哈密，李專員、陳縣長來接。邀我們



去參觀蘇聯大營房。這兒人口是三萬八千，維吾爾佔一萬八千人，漢族是一萬五千，其餘的是東干和別的宗族。六時半又續飛，八時半抵達迪化。經過最熱鬧的南樑，進南門，一直到新大樓，所謂新大樓，就是盛督辦時所建造的，現在張兼主席便住在此處。說起新大樓，我可以用「遊龍戲鳳」那齣戲詞來形容：「大圈圈裏面一個小圈圈，小圈圈裏面又一個小圈圈。」我們便住在這個小圈圈中。十時半，張兼主席文白設宴爲我們洗塵。迪化時間比京滬約遲兩小時，下午十一時，天色還沒有黑。我們睡眠時，大約已是上午兩點，在京滬時間怕天已快亮了！

十四 族是一家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于院長到新疆監察使署訓話，我們都隨去，麥斯武德監察使和我在二屆參政會同事，是一位老朋友，相見甚歡。監察使署職員四五十人，維吾爾族約佔三分之一。說起少數民族來，新疆一共十四宗族，是漢族、滿族、蒙古

族、東干回族、塔塔爾族、塔爾其族、烏孜別克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索倫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歸化族。有一位桂芬老先生將他們編成兩句七言：「漢滿蒙回錫索維，塔塔塔柯哈烏歸」。當真就有這許多不同的宗族麼？這是盛世才時代所分的，分得這樣瑣碎，連白俄歸化人也算是一族，可謂笑話。錫伯、索倫就是滿洲旗人在兩處駐防的，現在分成三族，其實這三族與漢人無異的。這天，上午十時，院長在新大樓接見陝甘甯青新五省同鄉會代表。午飯後，我一人去遊西塞公園，訪問閱微草堂遺址，到下午七時纔回來。晚上的宴會，到英美蘇三國領館人員和當地士紳。蘇聯總領事薩惟諾夫是他們人民外交委員會的遠東司幫辦，調任來不久。副領事以外，還有駐喀什噶爾的領事，剛來上任，也一同來赴宴。

二十九日，迪化記者公會在省黨部開會歡迎于院長和我。在上午十時，我們都到了。中央社迪化分社社長楊永頤主席，于先生的演詞主要的意見是

：「記者是人民的代言人，報館是人民的軍隊。希望大家多報導地方新聞，未來新新疆之出現，記者們應多負責任。」接着我就維吾爾在中國文學上的貢獻方面發揮一些，希望各宗族的文化能經過交流，綜合，能進於創造。全新疆就只這一家新疆日報，在迪化出漢文版外，還有維文版哈文版和俄文版。新迪的喀什北疆伊犁都有分社。在迪化漢文版還能銷行，在南疆，漢文版比起維文版來，只佔百分之十的比例。維吾爾在全部中國說起來是少數民族，但在全新疆四百萬人口計算起來，他比漢族佔的比例多。午飯後，隨着于先生去訪問桂芬，和劉文龍兩先生。回來的時候，在省立民衆教育館坐了一會，圖書設備都很簡陋。



號稱的「迪化」梅蘭芳

回到新大樓，聽說新任省政府委員兼副主席阿合買提江喀司莫夫，委員賴希木江沙比爾哈吉，伊斯哈克江穆那哈吉也夫，賽福鼎阿滋作夫，兼副秘書長阿不都克力木阿巴索夫及隨員十餘人在下午六時都由伊甯來了。所謂伊甯方面人士的來到，這是最爲大家注目的事。當晚，文白在新大樓用抓飯招待他們，于院長及我們這一般人都被邀請。這種抓飯是以羊肉爲主的一種維吾爾餐。九時半，迪化市府舉辦晚會，看各族歌舞，一共是五宗族表演，歸化、烏孜別克、蒙古、塔塔爾、和維吾爾。號稱「迪化梅蘭芳」的康巴爾漢，還有第一歌手發日達，都有節目。那年輕的新省委兼副秘書長阿不都克力木阿巴索夫和我坐得很近，他講一口很好的漢話，他告訴我，他是民國二十九年在新疆學院高中畢業，大概也是塔斯干大學的留學生，今年纔二十四五歲，是新省委中歲數最小的一個。

三十日，麥斯武德在他住的明園招待我們，殺了四隻羊，是一餐極豐盛的抓飯，到了七十多人。

明園有水有樹，的確是一個好的去處。文白談起蘇聯曾歡迎歌舞家康巴爾漢姊妹去養病，現在她們便住在明園。這餐飯吃到下午六時才散，接着七時，應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希豪兄之約，在黨部公宴，仍舊是抓飯。在我們沒有吃羊肉習慣的人，偶然一次還好，接連吃兩天的羊，實在有些受不住。

熱烈的七月一日

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全體委員宣誓就職典禮原先就決定在七月一日舉行。這一天上午九時，在西大樓有非常隆重的儀式。所有迪化黨政軍機關、法團、學校、民衆代表參加的有一千多人；英美蘇領館人士也來觀禮。誓詞是文白手訂，據說事前曾徵得伊甯方面各委員完全同意，有國文和維文兩種，原文是這樣的：「余敬宣誓，余誓以至誠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體，並切實嚴禁貪污，嚴禁烟毒，嚴禁賭博。領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三民主

義新新疆之建設。俾使全省人民永享和平自由繁榮康樂之幸福，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天理國法之制裁，謹誓。」維文的由阿合買提與鮑爾漢兩位副主席領導宣讀。在于院長致監誓詞以後，張兼主席代表全體委員致答詞。很經濟的只費了一小時，完成這個典禮的儀式。接着十時在省府門前廣場舉行各界聯合慶祝和平大會。陳希豪兄任大會主席團總主席，由麥斯武德報告開會意義。其中有一段很精彩，他說：「有人說世界局勢很緊張，但是我們認為世界一定要和平，而且和平一定來到新疆。我相信今天到來的和平是代表人民的願望，是符合中央的意志，人民和政府有了這種希望，所以和平也就一定到來。今天不但內地需要和平，中央需要和平，新疆也希望和平，就是代表人民的伊犁代表也希望和平。不但中國需要和平，就是鄰邦蘇聯也希望和平，蘇聯用盡了努力促進新疆的和平，就可證明他也希望新疆和平。今天由於中央、地方、鄰邦的一致努力，可以看到和平的基礎已經打好了。」實在，

也許是因爲地理上的關係，新疆人民對於蘇聯是特別推重的；任何地方，有蘇聯總領事到場，他便是被注視的一個人。這次伊寧事件，據說蘇聯曾經從中努力調解，所以在任何人的演講中，總特別提及的。在于院長，張兼主席致詞後，又通過致敬電四件：一蔣主席，一于院長，一西北行營張主任，還有一件是蘇聯駐迪總領事薩惟諾夫。阿合買提副主席也說了話。隨即由司儀喊出「散會，遊行。」於軍樂聲中，走出遊行的行列，有的化裝和平天使，有的化裝平劇，有的走高蹻，有的穿着各宗族自己的裝束，一路喊着口號，唱着歌，向南樑走去，在下午四時纔結束。

六時，在西大樓又有和平安會。席散後還有跳舞會，一直到深夜始散。七月一日，這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就這樣匆匆地過去了。

各界人士的接見

于院長決定自七月二日起，每天上午九時至十

二時，在新疆監察使署接見各界人士，藉以探察民情。二日，一早我們都隨了去，這第一天接見的有奇台縣墾民代表劉鴻烈等，漢族文北促進總會主委劉效藜等一共二十五人，一直談到兩點一刻。三日，早上接見的是乃孜爾大河洪等五十餘。這種接見延長到二十多天，此處可以作總括的敘述，各界人士的請求與意見不外下列幾種：一是盛督辦時代查封產業請求發還的事項，說起這位盛督辦來，他統治新疆十二年，第一德政便是殺人，迪化所流傳的一首改唐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狗咬。夜來汽車聲，抓去知多少？」民間睡在半夜裏，一聽見汽車聲就爲之喪胆；如果在自家門前停了汽車，那只有束手待斃。維語叫牢獄爲「巴黎子」，坐過牢的人，互相開玩笑的稱爲「巴黎大學同學」，在全新疆不管男女老幼，不是巴黎大學同學的就很少。你十年，我八年，坐過三四年被釋放的總算是一「速成科」，很多很多的人只見其入，未見其出。真正做到「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老百姓的財產不被查

封的也絕無僅有，所以這種糾紛一直到今天還在清
理中。一是移民墾殖事項，例如第一天所見奇台縣
墾民代表便是。新疆全省相傳有十五個浙江省大，
有的還說是十八個浙江省大；但人口不過四百萬，
還不抵現在上海市一地的人口多。固然戈壁沙漠佔
去不少，綠洲究竟不多；然而假使水利弄的好，沙

代表王之培等在五日六日都來見院長請求救濟。來
見的人數一天比一天多。維族來見的，沒有一個不
是對與漢人通婚這件事提出反對，他們維族男人可
以娶漢女，但維女絕對不願意她嫁給漢人。有的大
毛拉談到維女嫁漢人時，居然淚流滿面，好像非常
悲痛似的。

文藝座談

一帶招了墾民，這班墾民到達新疆，而地方行政當
局一再更換；大家都把這件事忘記了，弄得這班墾
民流離失所，無端替新疆添了一大批乞丐，而在少
數民族眼中，便將這些貧苦的墾民作爲漢人的代表
，「口內的漢人大概就是這樣」，他們心裏作如此
想。當墾民們涕泣陳詞的時候，我們真激起無名的
悲憤來。一是陣亡將士遺族請求撫卹事項；我們在
內地對於伊寧事件，可以說完全不清楚，這一年八
個月，我們都蒙在鼓裏；因爲和他們接觸，國軍傷
亡很不少，這班陣亡將士的遺族爲着生活艱困，也
來見院長。還有沙灘難民代表馬富春等，河南難童

二日的下午，在雨中我趕到西門外，因爲新疆
日報社黃雲遐社長特爲我邀約了迪化文藝界新聞界
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與會的有史學家迪牙闊夫，青
年詩人伊不拉引穆提義，哈文會主委薩立士，新疆
日報維文版總編輯艾斯海提，名歌舞家康巴爾漢，
發日達，報社副社長張樂葛，漢文版總編輯馬次伯
，中央社楊永頤等，和我一道去的有許琦。迪牙闊
夫是帝俄時代駐迪總領事，現在已歸化了。他收藏
中國古幣很多，他作的考古文章不少，有的用法文
，有的用俄文，他能講不甚流利的漢話，他近作「

北庭五城考」一篇，這一天，他說漢人這漢字的來源，他說不久將寫成文章。這一位七十老翁，住在中國已三十多年，聽說他是沙皇的皇族，現在靠教書爲活，他見了我，非常高興，不斷的雜用漢語法語在和我談。伊不拉引穆提義是一個極可愛的青年，他現在警官學校任教，他通阿剌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他和我談詩，談波斯的詩。我當時提出唐代七言絕句、四行、二韻脚或三韻脚諸種形式與魯拜集的近似，便問他是否受波斯的影響？他說到中亞細亞各國的詩體，以及維吾爾八音節四行的詩式，這其間彼此相互的影響，中國七言絕句不能說沒有受到外來的暗示與力量。他正在搜集維吾爾的民歌，已有八百多首，將編爲一集，這爲一件極有意義的事。當他爲我譯了幾首，我一邊譯成了越調天淨沙。同時薩立士要我爲哈薩克文化促進會題壁，我寫了一首詩，穆提義立即也翻成維文。我們毫無顧忌的在談中國文化，中亞細亞的文化。

我想：我們中國在沒有開關，沒有接受海洋文

化以前，西域是我們的門戶，我們的文化還純粹是大陸文化，中亞細亞地帶是我們文化交流的重鎮。自從我們模彷彿日本，進而模彷彿英美舉辦學校教育，於是我們開始與大陸文化隔絕。在內地找幾個通波斯、土耳其語言文字的人少極了，也好似在新疆我們熟習的英語完全失其效用一樣。今後要發展空運，世界文化一定將海洋大陸打成一片；目前將中原文化輸到邊地固甚緊要，而將邊疆文化輸入內地也是一件有價值的事。像穆提義這種青年，內地大學應當延聘，而大學的中文系至少對於西域文字應列爲科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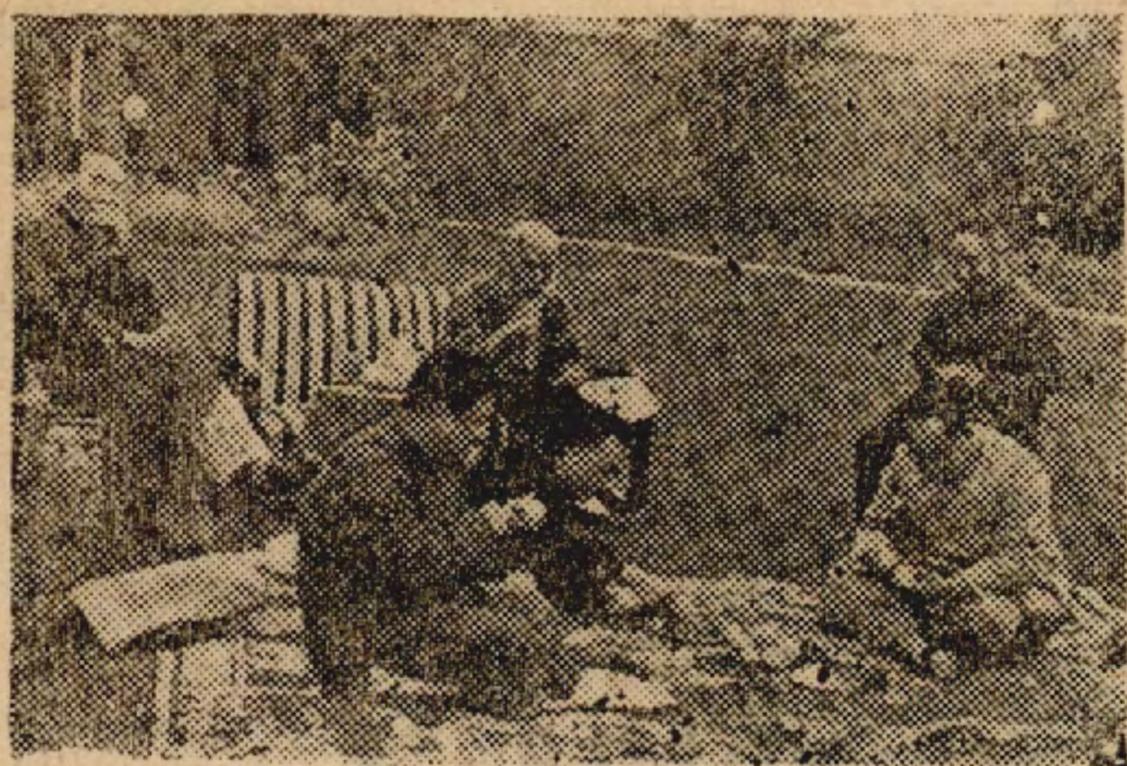
在座談中間，有聚餐，大家都發言的。最後我舉起酒杯說了幾句出自肺腑的話：「諸位同文，什麼漢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只不過是一房房的兄弟，中華民國是我們大家的家庭。無論是史學、繪畫、音樂、詩韻、小說、戲劇，我們要儘量發揮地方色彩，而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是要完成這大時代中新中國的文化，我們一面整理發揚過去的成

績，一面要創造嶄新的紀錄。我很榮幸受到諸同文的歡迎，我將竭盡我的智慧，爲我們中國文化界服務，可系！可系！」最後我學了一句維語。一直到上午一時，纔回寓處。

喜事重重

三日，陪着于院長由監察使署回來。下午七時應廣祿、趙波、謝永存三君的宴會，他們住在滿城，做的爲麵飯，非常可口。廣祿是伊犁人，最近又發表任立法委員，他正準備啓程赴京。趙波是省黨部委員，謝永存是書記長，謝夫人陳楚南女士原來是我舊日的學生。抗戰勝利以後還沒有回過南京，她問南京蕪湖一帶的情形很仔細。四日，新任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艾林郡王夫人哈德萬女士就職，也請于院長去監督，這是中國第一位女專員。院長在監察使署耽擱很少的時間就趕去了。下午四時，美領事爲美國開國一百七十年一週紀念和菲律賓宣布獨立紀念在領館舉行茶會，我們都去參加。美領事華德

君是一個活潑愉快典型的美國青年，說話不多而句句中肯。我們從領館出來，順便去參觀新疆貿易公司，舊日叫做土產公司的。經理李肅然用冰淇淋、西瓜招待大家。下午八時，漢文會有陝甘寧青新五省同鄉會歡迎于院長大會，演出秦腔與郿鄠子。什麼叫做郿鄠子呢？據嚴敬齋說：「應當寫作媚胡子，又叫做走馬子，這是一種地方戲，唱的盡是小曲。在辛亥革命以後，將他革除了；誰知由陝西流行到甘肅，又到口外來了！」于先生說：「我小時候會見過這郿鄠子，因爲這種戲在郿縣鄠縣一帶流行，所以叫郿鄠子。我已四十歲年沒見了。可惜今天所演的有些走樣了。」這晚演的有三齣。對花、賣水、和沈箱。沈箱就是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名角叫做馬秀貞，父親是涼州人，母親也許是維吾爾人，她是一個「二轉子」。五日，中午，劉參政員文龍在家設宴，他曾任新疆主席，一肚皮的掌故，在「巴黎子」中坐過十年。晚上，陶總司令峙岳、宋參謀長希濂在東花園請我們吃飯，提起東花園來，大



大有名，曾招待過黃慕松、羅文幹，是一個請客的去處，也是一個有名的刑場。當晚西大樓有十四團體聯合舉行歌舞大會。關於新疆的歌舞，我在下節另行敘述。六日，于院長招待各族，出席的六百多人，我們幫同

一人的話。也等於四萬萬同胞的話。新疆的和平，院長在內地時已指示我們，慰勉我們的了。未來的幸福與和平，因院長今天的預示，使我們深信而不疑——一片歡呼聲，結束了這個餐會。

招待。即席，大家提議以榮譽公民贈于先生。麥斯武德的答詞也很精彩，他說：「今日不僅是受

于院長會抽空到蘇領事館去答拜一次。領館在南樑，比起駐在中央的任何大使館的規模大了不知多少倍，有醫院、書店、電影院、運動場；常常招待民衆，聽說現在辦理國籍登記，登記爲蘇聯國籍的人不在少數。可惜我那天沒有隨于院長去拜訪薩惟諾夫總領事。六日下午，往老滿城赴馬呈祥軍長宴，這一帶風景很美。回城以後，又看天山劇團演出的「雷雨」。

新疆的歌舞

于院長一人的招待，是等於受國內四萬萬同胞的招待。今天院長說的話，不是院長

新疆省，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歌舞的仙鄉。無論在北疆或南疆，城市或鄉村，男或女，皆興高采烈的去「圍浪」。我們在迪化，看過幾次歌舞表演，無論是烏孜別克、哈薩克或者維吾爾，在歌舞上

雖然作風不盡相同，但也沒有什麼顯明的差異，只有歸化族所表演的純是俄風。康爾漢，想起她的名字來，正像平劇中的梅蘭芳，可謂舉國皆知；她會到過蘇聯，在傳統的維吾爾舞術中略有改進，步伐、指法皆極乾脆有力；尤其是「搖頭」，在維舞中「搖頭」是表示情熱的最高峯，身體不動，一腦袋搬家」似的搖着頭，不是很短的時間所能學會的。伴奏的樂器，有揚琴、胡撥、提琴、手打的鼓等，尤其是哨吶，迪化有一位叫做阿不都古爾的吹得最好，他能用哨吶，吹口內的曲調、平劇，甚至於能把道白吹得清清楚楚；他又是一個天才的丑角，只要他一登台，四座無不鼓掌。

我們聽過的曲調太多了。一個叫做「比勒錫克」的，是用玉鐲來舞的，表示一對男女相愛的情形。還有一個「塞納布露不爾」，意思是「小鳥的歌聲」，一個青年求愛，終於得到對手。「羅麻楞」，是一個單人舞，最後張開巾帕來，上面有我們的國徽，這一定是「舊瓶新酒」。我最愛「那格銳加

烏蘇」，這個舞曲是表演梳粧的情形，前面三種是烏孜別克的，這一種是維吾爾的。他們最後喜歡演奏一個大場面，叫做「桑桑靡地桑」，大家拍着手唱，據有位朋友翻譯給我聽，其中的歌詞，有：「你，你是我的你，你像酒似的沈醉了我，你像火一般燃燒了我。只有我和我的愛人能知道，別人都不知道的，我那一晚所遭受的痛苦啊！」又：「沒有經過冬天的杜鵑不知道春天的可愛，沒有受過痛苦的人，不知道痛苦的滋味。」從這種歌聲中看出他們是有熱情、有活力的。

南疆比起北疆來，似乎歌舞之風更甚。我以為喀什噶爾應列第一。在喀什樂器中尤其笛子最好，名歌舞家有土爾松漢，木娜外熱漢，伊和悌熱孜漢、慢石皮也漢、伊和悌白熱漢、和一個女孩叫做阿扎悌漢的。木娜外熱漢剪了髮，伊和悌白熱漢也才十來歲，聽說她九歲上出嫁，去年把小丈夫死掉，還丟下一個孩子，她是伊和悌熱孜漢的妹妹。他們愛唱新的「三民主義歌」，對於「總理爸爸」很崇

敬，聽說這歌是梁寒操兄到過新疆以後，才編製的；想來也是用舊曲作底子。但，站成一行表示平等，結成一圈表示團結，每一姿態都有意義；她們唱的「桑桑靡她桑」更動聽。在阿克蘇，我們看過一次「塔依爾，棗娘」。庫車的歌舞似乎經過修訂，很現代化的。焉耆的歌舞中，蒙古舞比較佔重要地位，這也是一個特殊的例子。

總之，任你走到新疆那一個角落，總可以看到「圍浪」。漢人在這「圍浪」潮中常常自有愧色，好像沒有什麼可以演出的。于先生曾笑着說：「爲什麼不打一套拳，插在他們的節目裏呢！」不錯，的確打一套拳，用音樂伴奏起來，在歌舞的表演中，也是很合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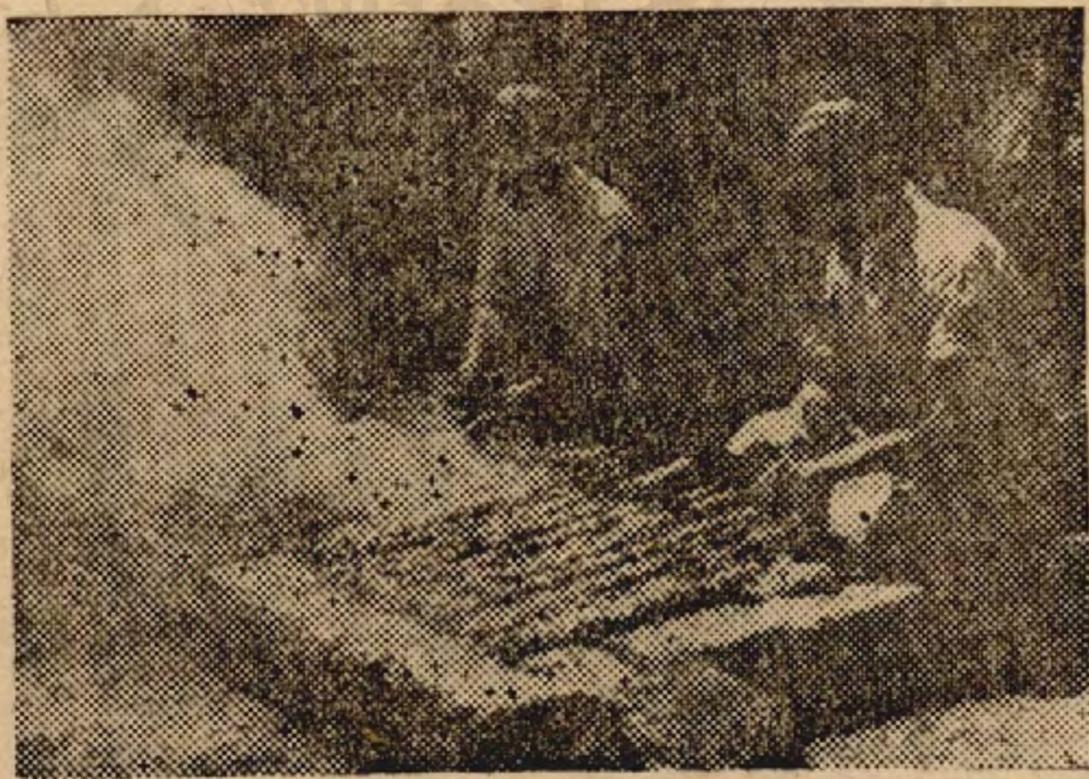
南花園之宴

七日上午十一時，張兼主席邀至南山廟兒溝去遊覽。阿合買提、鮑爾漢夫婦、麥斯武德、法院的何崇善院長、教育廳長賽福鼎、建設廳長伊敏、民

政副廳長賴希木江和哈德等專員都陪同前往，在松林中鋪了地毯，大家喝了馬奶，野餐完畢，已是六時半了。往艾林郡王的蒙古包小坐一會，進城天已黑了。八日，晚有蔣師長漢城之約，談起去年伊甯事變時，我們有一部分部隊退到蘇聯國境，被他們繳械，當時有一位連長不願意繳械，舉臂高呼：「我們中國人願意和我退回中國的，快上馬！」當時，對方開了槍。他們一邊走，一邊打。經過沙漠，飢餓不堪；殺了坐騎，吃馬肉喝馬血，等到回來只剩了十幾個人。我們聽漢城說着這一段壯烈的故事時都非常感動。九日，于先生在監察使署接見客人以後，十時趕到西大樓，向教育界講話，我和覺民陪着去。于先生講的是「國父的少年時代」，將建設新中國、新新疆的責任放到大家身上，要青年們負起這大時代的担子來。說起新疆教育真不像話，這幾年來，一本教科書也沒有，小學畢業生已是很沒有資格的公務員了。全省沒有高中，初中有的也不像樣，好多教師埋怨那前任的許廳長，說他不曾有

一點成績，同時他還自兼新疆學院院長，學院也沒有辦好。現在這賽福鼎廳長聽說是一個作家，自己並不能主張，一切要請教顧問，而顧問不時要請領館指導的。如何整頓新疆的教育，我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十日，這是很可紀念的一天。午後一時，維哈烏塔各族工商各界一千多人在南花園葡萄架下，歡宴于院長，省府新任各委員，黨政軍的首長、各國駐迪領事。先用水菓、古梅斯、烤羊肉、和大量的馬奶敬客人。由民衆代表阿不都愛哈提致詞。外面奏的是維吾爾樂，又有些人在「圍浪」。這時，由愛司愛大毛拉將金章贈獻蔣主席，請于院長轉呈。同時，贈與張兼主席，阿合買提、熱合木江、前伊甯代表阿不都海依、伊甯專員艾利漢特拉、副司令依沙克、烏斯曼巴都。此外麥監察使、伊敏、艾沙、鮑爾漢、阿不都里；一共是十二人。最後他們喊了三個口號：自由平等萬歲！平等待我隣邦萬歲！永久和平萬歲！當時將維族衣冠一襲獻與于院長



，這是伊斯蘭教至高無上的崇敬。于院長起立致詞，道：「我得到這同衣冠，是我生胞平的榮幸，爲烤答此惠與，當羊爲人民所願的肉自由幸福而奔吃走。我來時，

蔣主席再三叮囑，要我代表向受苦難的新

疆同胞慰問，可見蔣主席對新疆是關切的。今天接受大家獻主席的金章，和各位對主席的愛戴，最後我要補充三個口號：「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族萬歲！三民主義新中國萬歲！」這時掌聲，歡呼聲，

充滿了南花園。伊甯來的委員們有的仍然穿着他們的制服，綠色的肩章，星月的金徽，添上新的金章，滿臉掛着笑容。這的確是很可紀念的一天。

十一日，由監察使署出來，我隨于先生去訪問中央社。七時，外交特派員劉澤榮在公署約宴。遇到薩惟諾夫，他說：「你這中國的普式金，我願意你認識我們的西蒙諾夫。」我告訴他，我已得到西蒙諾夫的戰爭詩集，可惜是蘇聯文，如有英文譯文，我一定一口氣讀完了。他歡迎我到領館去，並且設法爲我覓西蒙諾夫的著作。我們談的很久，回新大樓時，我頗有酒意，藉着酒意，我向文白陳訴我的意見：「幾天來聽到貴主席的政見，非常佩服，我也知道新疆的人民極擁護你。但說一句就要做一步，現在這種局面，你非以二十年三十年的耐心不能使新疆上軌道。縱然中樞要倚重你，但你決不能離開新疆的。國家要這一片疆土，一定支持你；你爲國家，恐怕也非終老新疆不可！」賢明如張兼主席，我想他決不怪我這直言的。

二十三日寺坊的集會

十二日，下雨，因爲我們計劃到南疆，大家各製短服一套，大皮靴一雙。我爲文白的囑咐，關於設一天山大學的事電朱部長。又電南京中央日報，將我們的行蹤告馬社長。午後，聽說南樑發生暴民劫持維族女子嫁給漢人的，不管結婚多少年，有無子女，一律趕到清真寺去另行擇配。弄得男啼女哭，秩序大亂。十三日，麥斯武德補行就職典禮，請于院長監誓，我們也隨去道賀，又聽說南樑發生一件命案，是一個空軍大隊的漢族青年，和一個維女在街上走，被人暗殺了。搜尋嫁漢人的維族婦女的事，格外來的兇了。晚上，和覺民兄到保安副司令巫建章兄家晚飯，回西大樓看勝利團的平劇，想不到演的那麼好，扮「花果山」的孫悟空那角色不讓張翼鵬。十四日，和覺民，念慈又到巫家，吃了午飯，到監察使署賀陳世傑科長結婚。午時回寓，短服皮鞋都送來了。約馬文彥去逛舊書鋪，毫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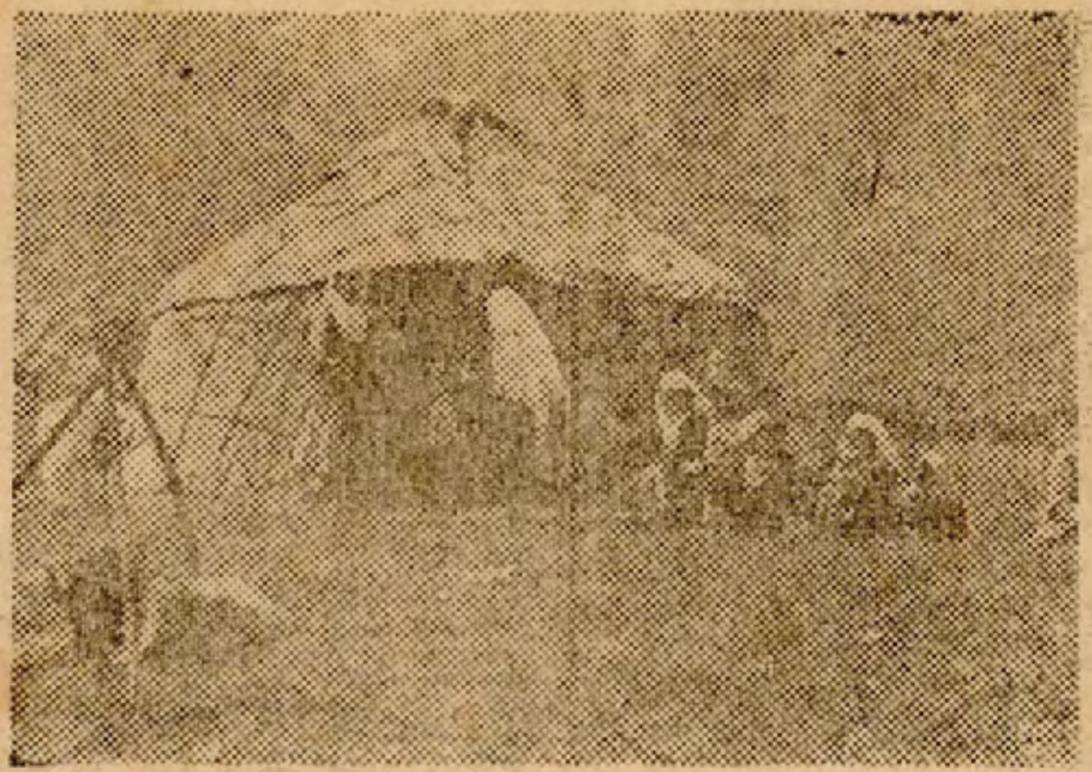
得。八時，張兼主席園宴，又舉行舞會，與薩維諾夫夫人等跳舞一番。這晚月色極好。

新疆回教總會聯合二十三寺坊歡迎于院長，定在十五日下午三時，在回文會禮堂舉行，邀約內地來新的穆士林教胞參加，由馬良駿大阿洪主持。這位八十高齡的馬良駿便是在青海重譯「可蘭經」的那一位，到新也會被扣在「巴黎子」。那祈禱儀式非常嚴肅，大家捧手向上，唸了一段經文，唸一段讚，圍作半月形，中間放一個香爐，這與維教的儀式有些不同了。他們在默聖面前是不說假話，不做假事的，他們的祈禱和平，自是真誠，這個月是回教的「擺拉提月」，贊念默聖與悔罪的月份。今以祈禱永久和平來贊念創造和平教義的默聖，以及替極少數對不起和平的人悔罪，實在是有意義的事。于院長，張兼主席致詞後，馬良駿也致詞。所備的回席甚精美。散會後，于先生又到西公園去散步。因為江蘇旅迪同鄉約我晚餐，我趕到高等法院去。聽說南樑關於維族婦女的事，又出調解，請阿合買

提、鮑爾等明日一同去開導維民。以往結婚而男女不願離開的隨他們去，此後再想辦法，想來可望解決的了。

近郊之遊

自從在廟兒溝野餐以後，對於迪化的近郊，我們都發生了興趣。十六日，由監察使署出來，隨于先生去看劉效藜，在漢文會坐談了很久。午後小睡，分乘三輛馬車，我們去遊水磨溝。出北門經過六道溝，這六道溝又是盛督辦時代人坑的所在。到了水磨溝，往香泉去一試，剛巧迪化副市長去接收這溫泉，我們各一洗澡，水非常的滑，和油一般，似乎鹼性很重。回城以後，在東花園陶總司令處便飯。有位陳師長剛從吐魯蕃帶來的甜瓜，我們飽食一頓，又看韓樂然畫師在庫車刻孜爾千佛洞臨的壁畫。夜十一點，返家就寢。寫了一封信給蘇聯詩人西蒙諾夫，託屈經文兄譯為蘇文。十七日，上午沒有出去，聽說于先生在監察使署接見的人以今天為最



少。因爲日子已很多了，要來見的都已來了。午後，近又分乘三輛馬車去遊二宮桃園，出西門，經過明園，一宿路很難走。二宮的桃樹並不甚多。恰巧遇見了兩位陝西同鄉，他也不知甚麼官不官，只見二先生的鬍子那麼長又白，他非常殷勤的招待，倒茶，拿出饅來，連女人都叫出來，在一顆大樹下設座，于先生高興得很，和他們談了鄉情很久。彷彿身在桃花源裏，這位也算是一個開通的回胞。

因爲在此處大都不給女人出面的，維族的習慣，甚至有人問他太太好，他可有理由將問的人打一頓，覺得這種問最不禮貌。我們由二宮回來，天下雨了。有位新合同鄉甘肅青年咎君約我們到他家吃麵，座中有張雅韶，新疆學院的教授，他進過三次『巴黎子』，說了許多盛氏故事，我有些疑心，這位魔王恐怕是病態，不然一個人怎樣做出這許多違反人情的事來！十八日早，隨于先生在監察使署，十二時，訪艾沙不值。在南花園芝秀處小坐，匆匆歸。中午，咎君的朋友卜君，一個很精幹的青年商人約在他鋪子裏便飯，他也是一位「巴黎大學同學」。六時，供應局郝家駿局長約晚飯，飯後到漢文會看婦女運動委員會演出的話劇「母愛與妻愛」。晚間，收到星野兄的電報，他盼望我能早歸，中央日報又出牯嶺版，又出晚報，人手正不足，我的心裏也正在焦急哩！

十九日，上午九時半，分乘汽車兩輛出發，經過小低窩鋪，下車望博克達山，白雪的頂，比在城

裏看起來，更覺好看。又上了車，到昌吉縣，就是那昌八喇城，全縣人口二萬，城中住戶只有三千。

在縣政府洗了臉，撲去灰土，往騎兵師部去，馬成賢師長招待，在師部吃了一頓羊肉飯，又吃了些瓜

，我們告辭了。回程，彎到頭屯河，那兒有不少高樓大廈，原先是蘇聯的農具工廠，說是農具工廠，

其實是兵工廠，靠着中蘇飛機場很近，現在由中央出錢收回了這個地址；什麼託兒所、飯廳、咖啡室

、舞場、電影放映處、百貨商店應有盡有，不過現在都是空的。我們如何利用這地址呢？文白說：「

就在此處辦天山大學最好。可惜離城遠了一些。」其實，不算遠的，辦理大學不如辦一個工學院，我

心裏這樣想。據陶總司令說，今天是迪化最熱的一天，但我穿着這麼厚的衣服並沒有流汗。不過這一

天的遊覽，很覺得有些疲乏了。二十日，早上和許琦到中央社訪永頤，去看韓樂然的畫展。晚間，在

新大樓舉行一個文化教育座談，我提出編印「新疆叢書」，開了一張書單。對於中學的改進，也陳述

了一點意見。現在新省府已將新的「施政綱領」通過。他們不贊成辦國立大學，他們防止漢人的「同化野心」。這晚談到一時。

二十一日，起身甚晚，永頤等來談，午後去遊南郊紅鹽池，鹽池並無荷花樹木的點綴，每年的雪水存蓄在那兒，對於水利極有關係。

張兼主席約于院長和我們一行去遊覽，帶了食品，酒，西瓜等，到天黑纔回城。二十二日，在監察使署，為許琦代中央社購維族唱片，與發日達女

士接洽購了四片。希豪夫婦約在中訓團，他們的寓所便飯，我因為發燒，不能多吃，要了午時茶，回

寓煮飲，一早便安睡了。今天有空運隊的飛機飛到，準備日內就到南疆。晚上，居然看到南京十五日

的報紙，非常過癮。夜裏出了汗。二十三日，一早，熱度正常了。于先生等皆放了心，我也起來收拾

行李，將用不着的東西裝了箱留在迪化，只帶了一個手提包，下午三時在航空站過磅，體重九十六公

斤，新令比我還重五公斤。這些天，朋友要我寫字

的，送來的紙不少，我一口氣寫了四五件。比起于先生來，九牛一毛，這次在迪就攔了二十來天，于先生寫的超過一千件。

阿克蘇與溫宿

二十四日，午前七時趕到機場，雖然是短期的離開，來送行的依然不少。除原有的隨員以外，加入兩位翻譯：迪化副市長那絲爾和韋文元，畫家勃柴然，中央社楊永頤主任。西北行營又派了一位馬子文隨行。七時半起飛，到達阿克蘇已十一時。大家在航空站休息，地方當局還不知道于院長是今天來，同時，西北行營南疆視察團，剛巧在阿克蘇，接到航空站電話以後，專員劉剛夫趕來了，視察團的趙團長，烏副團長也趕來了，分乘汽車、馬車接到阿克蘇。劉專員說：「溫宿縣的土產公司有座花園，地方很好。請在溫宿住罷。」於是又走了三十里，到達溫宿。

阿克蘇是產米區，米粒又圓又白。他們是播種

阿克蘇市景



在漢人就是白水城。從前北門外盡是商場，非常繁

的，不是插秧的，假使改良耕植的方法，產量一定增加。

在阿溫之間這卅里公路，算是新疆全省最好的公路了，兩旁楊柳，一片綠疇，雖說旁陲不及江南呢？阿克是白的意思，蘇就是水，阿克蘇

盛的，自經事變，都變成廢墟了。阿克蘇是漢城，溫宿是回城，在前清有事的時候，漢人都往阿克蘇跑，回民都從裏面跑出來，現在情形不同了，多少漢人都回口內了。劉專員說：「全部阿克蘇區面積比我們安徽一省大，但人口還不及我們合肥一縣的零數。」劉專員是安徽合肥人，合肥在戰前人口是一百八十萬，現在已超出二百萬，全阿克蘇區不過六十萬罷了。溫宿大鬍子的人很多。他們說人騎在馬上，不知自己的馬飲完了水沒有，一定問人：「我的馬飲水完了沒有？」一男子如此，女子也如此。到了溫宿，我們都住在土產公司，這兒果樹很多，我們飽餐了廣利桃，蘋果和甜瓜。可是蒼蠅也是最多，午飯後，我又發了高熱，睡倒了，成千成萬的蠅子飛繞着我，用被蒙起頭來，要了五粒奎甯丸，分兩批服下去，還有迪化帶來的一塊午時茶。我疑心是瘧疾，半夜裏果然發汗。于先生親自來看我兩次，因為我沒有晚餐，他知道我病了。廿五日我又霍然而起。上午十時，溫宿的民衆大會，我又陪着

于先生出席。十一時半，剛夫又招待我們回阿克蘇，給院長住專員公署，我們住警察局。在新疆無論那一縣，最好的房子是警察局，盛氏統治時代，警察局長可以管縣長，所以警察局是一縣最崇高的機關。今天因為有雨誤了我們的行期，到了阿克蘇，午飯後，天放晴了。剛夫陪着去逛南門外一個巴依的花園，維人叫財主爲巴依，這花園的果樹很多，我第一次纔認識胡桃樹，也第一次纔知道核桃外面有綠色果皮。在一株胡桃樹下，一座平台，我們坐下來品茗，吃了各種果實，在夕照中又上了馬車回城去。晚上，阿克蘇劇團爲歡迎于院長，演出一個有名的歌劇「塔依爾棗娘」，共演第四、五、六、七四幕。這劇的故事是塔依爾王子被人所害，裝在木箱中，順流而下，爲蒙古王三個女兒救起。三個女兒爭着嫁他，但他自有愛人，他偷偷地跑了。他的愛人就是棗娘，也是一位公主，這公主從小和人訂過婚，她不愛未婚夫，他愛塔依爾，同時這王的總管也愛公主，在公主正想慕他的時候，他到了

兩人還沒有相抱，被主公的未婚夫和總管捉住。將他下在獄中，他夢裏和公主相會，後來被蒙古王派人救去。他又偷偷地回來了，與棗娘歡會的時候，又被他們發見了，經過一場爭鬥，塔依爾畢竟被他們殺掉，而棗娘也服毒殉情。情節很有點像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唱詞與動作皆極動人。聽說蘇聯會拍了電影，全部是八幕。這晚，我們看的很滿意。回警察局和覺民兄同室而居。劉專員是一個極精幹的人，他由重慶到新疆工作，現在他與他家庭音信隔絕了。他身體又不大好，所以頗有退志。他和覺民是小同鄉，又是同學，他託覺民設法替他擺脫。像這樣的能員却在邊疆不能久；而久在邊疆的，又多無能之輩，實在可慮。阿克蘇那一位林縣長，雲南人，土耳其留學生，很深沈穩重，也是一把手。我們對於阿克蘇的人事覺著很滿意的。

喀什噶爾

新疆見聞

廿六日，由阿克蘇飛機場，又上了專機。八時半起飛，經過一小時又五十分，便飛到喀什噶爾。喀什包括兩個城，疏勒是漢城，疏附是回城。機場離疏勒很近，我們由疏勒的北門穿城而出，來歡迎的民衆塞滿了街市、郊外。騎兵旅長張鳳儀，副專員朱雍華和各族領袖、民衆代表、學生，在機場的有兩千人，可是民衆的行列在萬人以上，于先生爲羣衆所圍，至不能舉步；我們更被擁擠得氣都喘不上來。事後聽說喀什人見于院長來，都說我們的帕提夏來了。帕提夏就等於英文的「白禮廳天德」。並且說摸一摸他的手，或者他在我們前走過，可以消災祛病的。所以爭着迎他。兩城距離也



喀什噶爾行政區專員
阿不都克力木先生

是三十華里，不能乘上汽車，就是這樣步行。在下午一時，纔到專員公署，那八十高齡的阿不都專員，在署恭候。院長住的會客室，敬齋覺民住的前專員張愛松兄的對房。我和新令住的最遠，在專員辦公室的內間。開飯在一個亭子上，匆匆吃了。我便要了一輛馬車，出東門，去看香娘娘廟去了。這是一座最偉大的建築，管墓的人是香娘娘九世孫，請他開了鎖，巡禮一番。趕回專署，又陪着于先生遊馬紹武花園，號稱四十里闌干，連噴水池也壞了。果木都沒有管，熟的瓜果落在地上。我們飽啖可紅（甜瓜）、塔烏絲（西瓜）、各種桃、杏，一頓。比阿克蘇種類又多了，南疆真是中國的一個大果園，在這裏可以不食人間烟火食，吃果子可以飽人。歸途，汽車拋錨，望阿圖什山好似屏風一樣。回到專署，在燈下一口氣作了一套曲，關於「謁香娘娘墓寺」的材料，搜集得很多。

廿七日，于先生在抗建堂約定九時向公教人員訓話，到十一時纔來齊。老先生大大的教訓一番，

散會後，我們在市上去觀光，喀什的商店很特別，據說純粹是阿刺伯式，一家一個包廂模樣，店主跪在門窗上，任客選擇貨物，過午，就關門上鎖，去了。賣帽子的街上盡是賣帽子的，賣刀的又一條街，賣布的又一條街。我們在這兒幾乎看不見一個漢人，偶爾有印度的商人。總之，到處有異國的情調。

尤其是喀什的婦女，每人都有臉帘，厚厚的，各種顏色的都有；不像阿克蘇一帶女人，雖然面上蒙紗，眼鼻還隱約可見。此處的臉帘，包裹得一絲氣都不透，最多是黑的，看着怕人；有時街頭巷尾，她揭開帘來，擠一隻眼望你一望，立即她又將臉帘放下來。民間房屋的形式，據說也是阿刺伯式，到處灰沙，一座座白土的建築，真不知道置身何許。喀什噶爾是畏吾爾的故都，回教的名邦，的確，與其他地方不同。這兒只有一個江蘇老鄉，就是新疆關關長張鴻基君，他見到我說不出的高興，對於京滬一帶的情形問長問短，他已離開十年了。晚間

在抗建堂有各界的公宴，是一種西式的維餐。蘇聯的皮領事，英領事，都來參加。警察局舉行晚會招待，樂歌跳舞都很精采。這一天，下午二時，于先生遊香娘娘廟，我又隨着去，並且帶了饑，散了不少錢給貧苦的教徒。在這裏宗教的氣味濃厚得多，到處見他們做「乃禡子」，捧着手，摸一摸面孔。聽說阿洪的勢力也很大，有四人拎着皮鞭子走，見到女人不放下臉帘便打下去，只有在警察局參加歌舞的土爾松漢她們的一羣，阿洪們管不着。還有一位維族的青年詩人阿里麥特齊亞，約着見一面，因爲我的游蹤無定，沒有見到，頗爲悵悵！

雖然不是喀什的特產，這刀、維吾爾帽子和一種糧布，到喀什的人總要買一些。前晚，由韓樂然與賣刀的商人接洽，選定了三四種樣式，每式定購五十把，言明每把新幣五百，第二天交貨。到第二天杳無消息，而市上的刀價從五百一躍爲七百，爲一千五；事後我們知道受了騙。原來喀什的商人只要見外面有人來，物價立時就提高，一倍，兩倍，

五倍，看風轉舵說不定的。我們只有化整爲零，重新分別辦理。二十七日，去遲了，刀市都閉了門。二十八日，十時，在七里橋開市民大會，因爲七里橋剛巧是疏附和疏勒兩縣的半路上，大隊陸陸續續的來，這個會除了歡迎于院長，同時又歡迎南疆視察團，又歡迎宋參謀長希濂。視察團由趙錫光團長、烏斯曼副團長分別致詞。宋參謀長是由莎車，和闐趕來喀什，準備扈從于院長回迪化的。四個人說話，再經四個人翻譯，雖然致詞都不長，說完了話已是十二時半，而大隊的羣衆還有向會場走來的。回到疏附以後，我去刀市買了三把小刀，費新幣兩千，是由章文元隨去翻譯的。一時，趕到別孜村，阿不都專員在本宅宴客，阿氏是當地一個大巴依，他有好多位妻子，從他最小的兒子只有三四歲看來，也許他最小的太太還不到二十。他已有曾孫，最大的曾孫與最小的兒子差不多大。進門就是樂隊，延客在兩個大客廳中坐，陳設的有兩個康熙瓷瓶，桌上擺的是數不清種類的瓜果，有黃瓢的烏塔絲，

我在新疆吃的西瓜大半是紅的，這兒黃金瓜也很好。在葡萄架下擺了八桌席，主人自己並不吃，威士忌、白蘭地和薑酒輪流在斟，差不多好幾十道菜，吃了三小時才完畢。歸途，太家灣到耿恭台去看，我因爲事先和皮領事約會，又趕到蘇領館去，喀什這蘇領事館規模略遜於迪化，然而比地方政府的建築也不差。當地人要看電影，只是看蘇聯電影，他們不知道中國還有電影；喀什上空只有中蘇公司蘇聯的飛機，他們不相信中國還有大飛機；這次我們乘坐大飛機來喀什，是破天荒的奇迹。據說蘇領館是爲人民需要而服務，其實這些事都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皮領事是高加索人，對文學有相當修養，當下我將贈蘇聯詩人西蒙諾夫的一首天淨沙用几語寫成四行，經皮氏譯成俄文轉寄給西蒙諾夫：

我二十年來所歌唱的是中國的復興。

現在讀到你的詩集題名叫做「戰爭」，

東方的古詩有一句：笙與磬是同音的；

倘若可信，願我們來共同歌頌永久和平。

西氏的年歲，據皮氏等談起和我相似，在這次抗德戰爭中，他曾親自作過戰，這是我所自愧不如的。皮氏又羅列不少蘇聯新的出版物，我們居然在避免談政治的情況下談了兩小時。我又回到專署。剛巧喀什有三座橋請于先生題名，我們幫着想了幾個名字。張關長裕如（即前面提到的張鴻基）夫婦約到寓所便飯，想不到在幾萬里以外，吃到家鄉口味的菜；在這牛羊之國中，居然有豚油來烹調。在座的有阿圖什歐陽縣長夫婦，警局長伍熹；客人是宋參謀長和我。于院長會對張氏，歐陽氏兩對夫婦說：你們來到此處，其功不下於肩了槍上戰場。的確，她們的勇氣是值得佩服的。去年喀什緊張的時候，阿圖什全縣只剩下這縣長兩口兒是漢人，他們各佩一刀，睡覺時都不敢離開，預備事急時，用這刀來抵抗，來做成仁的工具。歐陽縣長對我說：「當初，我們到邊疆來工作，是出於志願的，因爲中央的鼓勵，丟了家就來了。可是我們一來，中央彷彿忘了這件事，忘記了我們，既不隨時指示我們，

管我們的死活。我不能隨便的離職回去，因為我們每個人這樣的走了，以後還有誰肯來？」他的話頗使我難受。他的夫人在這一年半已學會不少維吾爾語，在縣署開了一訓練班教民衆識漢字。她說：「全阿圖什只有一本教科書是重慶帶來的，上面說轟炸，說跑警報，在這兒完全不適用。」團長一任是三年，現在還有五個月，張夫人說：「我們有回去的希望了。我們在此處見到你們，就像嫁出門的女兒見到娘家人似的，這是多高興啊。昨天，聽到院長對我們說的話，平空添了不少的勇氣。只要中央關懷我們，我們怎能不努力，不盡心工作！」在煤油燈下，一邊吃，一邊聽她們在說，不覺喝乾了一瓶白蘭地。二十九日，在疏附吃完早飯，便全部移住疏勒。十一時，由疏勒出城去龍王廟看騎兵第九旅操演馬術。馬術有障礙超越、馬上劈刺兩種。馬上競技有跳乘、救護、豎立三種。最後還表演了一些器械。在中國騎兵中，這縣算是訓練有素的。歸途，剛剛逢巴札，巴札就是趕集，擁擠的不得了。

于先生選了一些種子，我買了一把羽扇。中午，楊德亮軍長在旅部宴會。飯後，于院長借旅部的前廳，舉行了一個雞尾酒會，招待蘇英領事、各族領袖，極一時之盛，到六時才散。喀什那一班歌舞名家又來了，在小園中「圍浪」到深夜，他們幾乎不能回疏附去。我們可是疲乏已極，頭到枕上便酣然睡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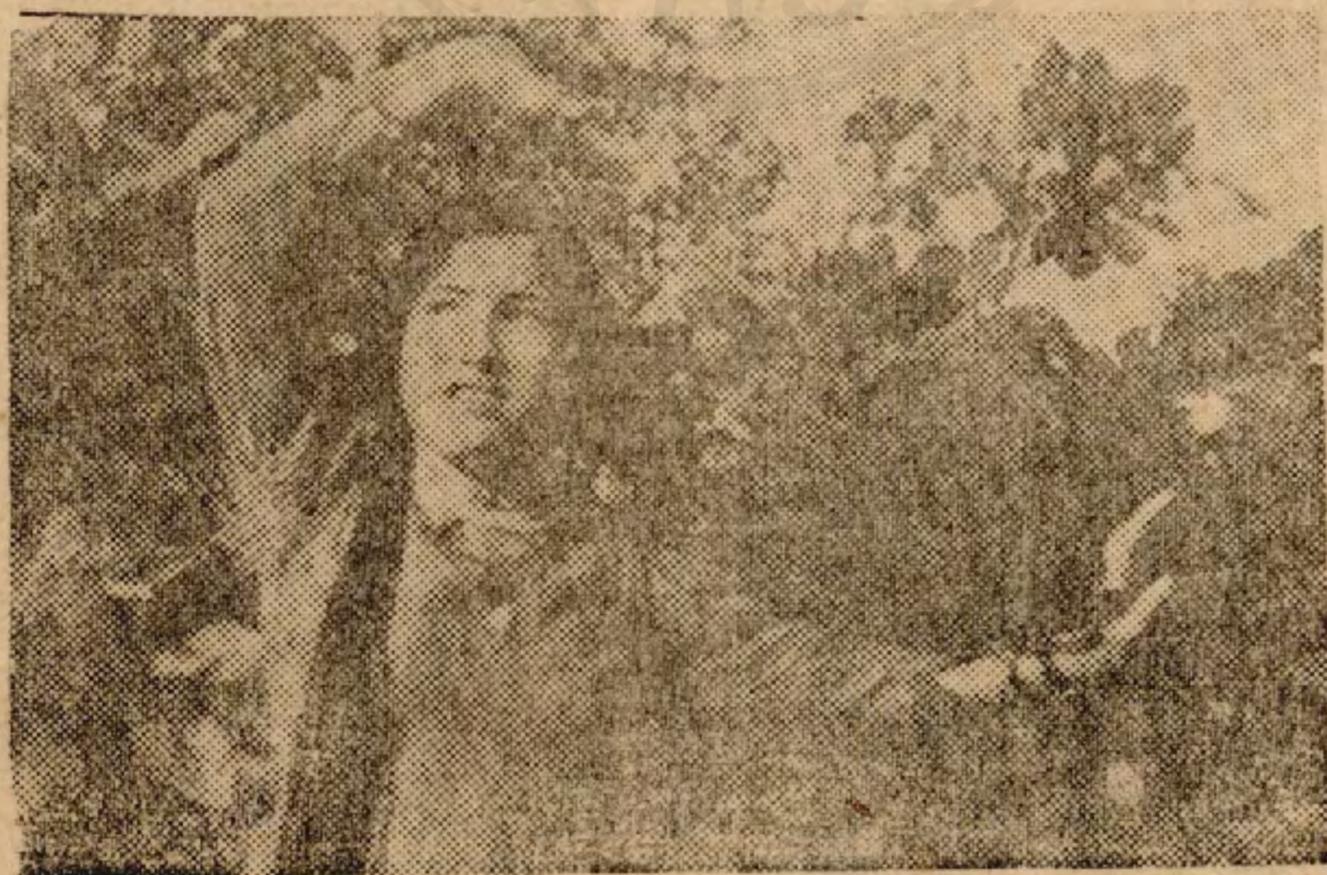
庫車之行

起初，于先生準備由喀什改乘卡車向東行的。因為喀什與阿克蘇中這一片大沙漠路沒有什麼可看，假使拋錨，連水都沒有的喝，不如飛到庫車再說，蔭國兄（宋希濂將軍的表字）極力陳述，纔答應照這樣做。在三十日的早晨，由喀什機場起飛，經過一小時五十分，飛到了阿克蘇。劉專員、林縣長已在航空站等候着了。爲每人預備了兩個糖，三個煎荷包蛋；在站上于先生還寫了好幾付對聯，休息兩小時，再起飛，到庫車已是十一時了。縣長丁立

南率領保安團隊來接，分乘馬車入城，途中遇到幾處的迎接，用和闐毯子掛起來，臨時搭的台子，滿陳瓜果，設了寶座。第一處稍就攔一下，別處便不敢再留了。新疆的民諺：「吐魯蕃的葡萄哈密瓜，庫車缺哥一枝花。」缺哥就是婦女的意思，的確庫車的婦女都戴一枝花，有的還不止一枝花，掩掩藏藏的在門縫裏向外張望。東門大街是一業最繁華的街，店家的情形和喀什差不多，但沒有喀什那麼整齊。本地也出產刀、羊皮；和闐的毯子在此處銷場很大。縣府在城中，城中除了縣府、團部，便沒有什麼了，並無老百姓在城中住。于先生住在上房，我們分住在前面一排辦公室。縣府大門前有玉石兩大塊，聽說民國初年打算由和闐運到北京去的，後來留到此處。我與蔭國將軍同室，外面是董仲鏘高級參謀等住。晚飯後，在維文會舉行晚會歡迎我們，節目很多，此地的歌舞彷彿經過改造，很現代化的。縣黨部書記長是一個哈族同胞，一口流利的漢語，人極能幹，致歡迎詞簡短而明瞭。我們坐着馬

車和六根棍子來，又坐馬車和六根棍子去。路上見一座清真寺建築非常華麗，恐怕是庫車唯一的大建築。這晚節目中有一個叫做「吸血鬼盛世才」，邊笑邊

唱，我們見到很慚愧，彷彿是我們漢人做錯了事



南疆女郎的舞姿

；其實，一個漢人的荒謬的行動並不能代表全體的。三十一日，七時，坐了卡車往三十里外下馬拉巴克村去逛千佛洞，卡車只停在唐代堡壘的下面，還有一段路非騎馬不可。洞雖然好幾十處，只有幾個洞還有壁畫的殘餘，有的畫飛仙，有的是彈樂器的人，又有些羊兔和猴的圖案，佛像沒有一個保存眉目的，據韓樂然說，這種畫風，應在清唐以前，比敦煌壁畫來得早，但不如敦煌保存的完整。庫車與拜城之間，那刻孜兒千佛洞比這規模大多了，可惜因交通不便，我們不能去看。「庫車王」建武提也隨我們來，這是一個可愛的青年，他的父親被盛氏害了，遺產還沒有全部發還，每月在縣府領四百元他的王俸，他曾在迪化初中畢業，他想到南京去讀書，我答應幫助他。口快的章文元勸他丟了王位，做一個本本分分的公民，他說：「這他自己不能做主。」由千佛洞回來，原定去看九龍樹、牛廠廟，離城十五里還有紅梅里克村，一座明譯古墳。因為天氣太熱，也就作罷。在歸途中又遇迎接的綑座

，我們各人吃了幾片瓜，回縣府已近中午了。龜茲是鳩摩羅什的母國，他小時候在龜茲住的很久；我想訪問一點遺跡，毫無所得。有一位排長，在庫車南門外修公路時，檢得一個「大元通寶」送給了樂然。午後，我選購了和闐毯一條，費新幣一萬六千元。下午七時，在維文會，舉行庫車市民大會，向于院長獻旗。于先生為他們說明新省府改組的意義，新的施政綱領的要點。接着宋將軍也致辭，他說明自由平等的真義，各宗族應互相尊敬與親愛；他的句句話皆有骨子，要大家在法律範圍中講自由，我們聽了都很起勁，這是第一次聽到比較痛快的話。當晚，建設廳長穆罕默德伊敏的夫人來了，原先說好搭我們飛機的，我們到喀什，她已起程了。現在在庫車相遇，當然和我們一道走。丁縣長送了一把剪刀、一把裁紙刀，式樣沒有喀什的好，堅辭不允，也就收下了。蔭國對於先生說：「輪台並沒有甚麼，我們還是直飛焉耆；由焉耆到庫爾勒改乘卡車。」于先生允許，於是又改變了行程。

焉耆與庫爾勒

八月一日八時由庫車起飛，在九時廿分抵焉耆。焉耆是蔣雲臺師長（漢城）駐紮地，他率領黨政工作人員來機場迎接。從他談話中，知道專員因爲地方不安靖到尉犁、庫爾勒去了。由機場進城很近，我跟着于先生住在師部裏、覺民、許琦等住在貿易公司。洗了臉，休息一會兒，蔭國約游度平橋，在開渡河上，這橋是一里長，好幾百個欄干，頗有江南風景，只可惜沒有船隻。開渡河是我們一路來所見最大的一條河，天山雪水化了流下來，汪洋似的流下來，不像別處的河流像溝似的，河中出魚，不過土人不知道吃魚。我們繞了一週，重新回城。焉耆市容和迪化相似，漢人也漸漸多起來。西瓜是由吐魯番來的，我們吃不少。雲臺又爲我們燒了豬肉，知道我們十多日不知肉味了。又汙了魚，各人未免喝了幾杯。一直到下午七時，在公共體育場開焉耆市民大會，這時天變了，大風吹起灰沙，迎面

不見人，體育場的大樹在搖動，說話不容易聽見，只得匆匆開會，匆匆散會。各機關法團在貿易公司公宴，我們由體育場趕去。聽說四十里外有一座四十城，早些年有個德國人曾發掘得一大部泥塑。覺民忽動發掘之念，約了馬文彥、韓樂然成一小組，乘我們明天到庫爾勒時，他們便往這哈喇沙爾（卽焉耆的維文名）名區去。晚上一早我們便休息。

二日，九時出發。覺民的一行也搭在卡車上，到了四十城他們便下去了。卡車一共三輛，雲臺陪同于院長在第一輛，蔭國、敬齋和我們一羣在第二輛，第三輛是警衛車。離開四十城沒有多遠，我們這輛車發生了障礙，司機說一會可以修理好，讓警衛車先走了。誰道這輛車越修越壞，在兩小時後，宣布不能開走了。所幸迎面遇了一輛商車，蔭國派一名衛士跟着到焉耆去設法。又耽擱了，小時半，鐵門關來了一輛車接我們。原來于先生到了鐵門關留下來等候我們。經過一段很長的戈壁，翻了不少達坂（高坡）遠退望見鐵門關了。下面是孔雀河，

四面崇山峻嶺。那絲爾說：「這兒便是塔依爾和棗娘的殉情處。這山頂上那塊孤聳的石頭便是塔依爾。」說着朝左首一高峯指着。又遠指另一山峯說：「那便是棗娘的墓。」永頤說：「我聽他們說，此地的草有塔依爾和棗娘兩種，長到相當長，就快要合抱的時候，總被另一莖草衝斷的。這真是神說！」那絲爾是庫爾勒人，他已十多年沒有回來，在車拋錨時，他頗懊喪，現在又眉開眼笑了。到了鐵門關，水聲漸漸的響了，我們下了車，過一土橋，在警察局的園中，見至于先生。專員左曙萍也由庫爾勒趕來接院長，我們見到了，蔭國特爲介紹，我知道他是一個能員，現在焉耆區爲全省專員第一，民衆的口碑極好。他是左宗棠的後裔，至今還不改學生的態度，所以能得到民衆的擁護。在關上休息了半小時，又一同出發，抵庫爾勒時，已是下午四時，馬上趕到大清真寺裏參加市民大會。前一兩天正紛紛傳說庫爾勒青年組織「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黨」，在于先生訓話以後，蔭國以極嚴肅的口氣說



：新疆分明是我們中國西部的省份，如何稱什麼「東」，至於「土耳其斯坦」

是帝俄時代的名稱，現在老早取銷了。新疆決不能離開中國而獨立。中央對於伊甯事件以寬大爲懷，現在走上和平的路，以後

如有人心懷叵測，他定是新疆的罪人，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罪人。大家不要以爲在新疆的國軍不多，你要知道在他們後面，還有幾千萬部隊，幾千架飛機呢！說到「聽說庫爾勒有些不明事體的青年意圖暴動，：」有一個年老的大毛拉在說：「沒有，沒有，我保證他們沒有。」蔭國說完以後，仍然掌聲不絕。我們飯也不敢吃，隨即爬上卡車，向來路歸去。到鐵門關時，天色已黑了。黑暗中翻過無數的山，初月一會兒在左，一會兒在右。我們望着北斗七星辨識我的方向，初上了戈壁，熱風吹得很不好受。一小時，兩小時過去，天氣漸漸冷了，到我們拋錨的地方已是夜一時了，回到焉耆，走上慶平橋，已是二時了。覺民他們在十二時由四十城才回來的，在四十城掘了一個丁字形，得到一些陶器磚，還有下水道的水管，大約是個唐城，發掘的地方怕是庫車王故宮；我們又吃了一頓飯，就寢已是三時半。

三日，于先生結清了寫件。在阿克蘇寫的一百

件，喀什好幾百件，庫車百幾十件，焉耆又是好幾百件，一路的寫來，睡眠的時間，都被寫字耽擱了。這時機師從空運站來電話，說迪化正在下雨，因爲要飛過天山，氣候不好只有暫時不飛，要大家等候消息。候到十一時，仍然無動靜，我去雲臺寓所，新令敬齋也去洗澡了，李祥麟這雨天是下河的，河裏不知多少霜郎子在泅泳，我始終不敢一試。下午，知道今天決不能飛了，于先生去參觀種馬廠，我午睡了一會。傍晚又起大風，雲臺布置了個晚會。在焉耆區有兩個著名的蒙古城，一是和碩，一是和靖。于先生原擬到和靖去的，後來聽說水淹的有一人深，沒有法去。而和靖縣派人來獻哈達。這晚的「圍浪」，蒙古舞的節目特別多。雲臺又約蔭國和我參加交際舞，有位劉工程師夫人，還有一位歸化的莫洛托夫君和他的妻子都來的，我們跳了四五回。因爲風太大了，提前散會。剛散會，雨又下個不停。

在枕上，我很憂慮：也許明天又飛不成了。倦

極了，一下就睡熟。兩眼睜開，紅日半窗，這已是四日的早晨了。

回迪後的動態

大家匆匆起身，八時都到了焉耆機場。八時半起飛，經過一小時零十分飛抵迪化。文白、岷毓（陶總司令字）、希豪夫婦于二公子都到了迪化機場來接。奇怪，離開迪化頭尾不過十二日，對於迪化已有一「并州故鄉」之感。趕回新大樓沐浴更衣，精神爲之一振，抄寫「西域詞記」稿剛剛天淨沙一首，文白當晚設宴，經文夫婦也來了。五日，文白請于先生再到廟兒溝去休息，我因爲要寫點東西，不願意隨去，從五日的上午十時，寫到七日十二時，我一口氣寫了兩萬字。我自西安寫起的通訊稿，前後發出七次，恐怕都沒有到達，這回是從頭再寫的。七日，下午四時，迪化的文藝青年們又假新日報俱樂部邀我去演講，我的講題是「從鳩摩羅什貫雲石說起」，我希望在古西域所在的新疆能再產

生那樣偉大的譯師。同時，在當代的畏吾爾中能有像酸齋這樣的作家。演講完畢，有幾位新聞界同業提出問題，有一位問到報紙編輯的技術，我雖然也算不了內行，但很忠實的提出我對於當地報紙的意見。例如：將國府命令追贈軍官八十一人爲陸軍中校，這如何可以做「頭條」，而且用頭號字標題，這在報紙的版面上可謂「奇蹟」。我不客氣的說出來，他們也覺得笑。回到寓處以後，往中央社去看永頤。八日，中午，于先生從廟兒溝回來。那晚又在岷毓便飯，談起吐魯番等處連日都有一些細小而相當嚴重的事件，那一個漢族而加入伊斯蘭教的會問吾縣長，「進教」也變成罪狀了。大約去掉一漢族縣長，定換上一維族縣長的。岷毓爲很深沉而有大將風度的人，他聽了我的話，惟有咨嗟而已。九日，決定上博克達山去游瑤池。許攝影師得到電影片運抵迪化的消息，馬上去領取，準備在博克達攝取一些最珍重的鏡頭。聽說山上很冷，非要穿皮衣不可。這天晚上蘇聯總領事薩維諾夫邀大家晚餐，

有高加索的汽水，自製的黑麵包，尤其朱古力糖，非常可口。薩維諾夫將西蒙諾夫的一本詩集，簽好了字，送我一冊。我致西蒙諾夫函蘇聯文譯好了的也交給了他。這天晚上，和于先生在新大樓院落中坐談很久。十日，整天大家在作遊山的準備中。

上博克達山

十一日，上午七時，我們從新大樓出發。張文白主席夫婦陪着于院長坐一部小汽車，陳希豪夫婦陪着我與敬齋又是一部小汽車，鮑阿兩副主席和艾沙們也是兩部車，蘇聯領館自備車，英領事、劉外交特派員和兩位科長，以及行營的職員們，又分乘兩部車，此外有大卡車兩部，攜帶三四天的糧食。到達阜康縣已是十一時了。阜康住的漢人較多，城雖小，街道還算整齊。這時差不多傾城前來郊迎，一隊汽車在城中巡視一轉，便趕向板場去了。到板場，就是到博克達的山下了。

天山第一峯是漢騰格里，在巴楚縣境。博克達

是第二高峯，由板場上去，這七八十里最不好走，馬呈祥軍長備了二三百匹馬，又自製幾頂山轎。這班青海的騎兵中也許有到過四川的，學他們抬滑竿的法。總算于院長乘着山轎上了山頂。馬軍長給我一匹坐騎，坐上去不久，我又折回；而山轎又抬不動我。搭着步行，一口氣跑了三四十里，最後沒有辦法，仍然騎馬到達福壽寺。

瑤池有二，一個就是這天池，一個是在崑崙山。究竟穆天子宴西王母處是這瑤池呢？還是崑崙的瑤池呢？據太史公書，似乎像是崑崙的瑤池。然而這天山的瑤池却頗著名。張主席在福壽寺前設了不少蒙古包，請于院長住寺內，我們也就陪着；我的行軍床鋪在老君塑像腳下。第一晚，月色好極了，白頭的雪山在瑤池的右側。我們雖然很疲乏了，但仍不辭勞苦的往瑤池去了兩趟，夜裏非常冷，我借了文白的狐皮氅披着。阿鮑兩副主席在帳包前舉行了個營火會，歌舞狂歡，鬧了半夜。誰知山上氣候變得很快，十二早上，看着看着四面的山峯被

霧遮住了，雨點也落下來，漸漸演爲傾盆大雨，又冷又悶，有幾處蒙古包也住不成了。下午雨停了，在陰沈沈的天氣下，我們又往瑤池去。主席陪院長去看水閘，我坐石上候天放晴，許琦也拿照相機在等。果然山峯一個一個的顯露出來，一道紅線從冰川那兒直射出來，雲漸漸淡了，太陽整個出來了。忙壞了許琦，照了好幾個鏡頭，韓樂然又去作畫。于先生也從水閘回來，歎此山變幻之奇，昨夜的月色今晨的雨景，由雨而晴尤爲大觀。十三日是在山中的第三天，預定節目是一部分人去訪冰川，一部分人上東嶽廟。福壽寺原來兩個道士也出來了，將八卦亭等處說的很動人。于先生忍不住，決意再向上去，可是這上面的山路更不好走。于先生也易轎而騎，我們都上了馬，可是在我的馬前馬後，離不開張保王橫，一路照應；提心吊胆的爬了半天，總算看了一看八卦亭，而東嶽廟始終沒有找到。午後，訪冰川的人也回來了，他們也只完成了一半的行程，沒法再上去了。休息了些時，忽然英領事不見

了，原來此公不肯騎馬，他自家步行，山上歧路很多，東轉西轉，繞不下山來，我們叫人去找，到天已黑了的時候，纔找着他。晚上在寺中舉行了更大規模的一個營火會。當作夜燎的皆是棟梁之材，合抱的杉木，無法運下山，只有當柴燒。

十四日，于先生將山中的寫件了清，代道士題了「靈山道院」的橫匾，博克達就是神靈之意。我又擬了「瑤池太古月，洞府九還丹」一副對聯。大家在壁上題了名，于先生寫了題壁詩。上午十時，大家都已結束停當；上馬下山，到板場已是下午二時。換了汽車，到阜康縣。由阜康回到迪化纔午後七時。

歸去來兮

十五日，宋蔭國將軍來談起飛蘭州的班機在迪化正等出發，他自己準備往南京去一趟。我動了歸念，于女公子爲着上學，王覺民兄爲着上任，也想搭這一次的班機，于先生答應給我們先走，於是當

天便作決定。下午，屈經文夫婦約着吃飯，又到西大樓去看勝利劇團所演「三顧茅廬」。行裝已草草整理就緒。十六日，約着文白主席告別，與覺民同往，作一小時的談話。我對於新疆的看法，認爲軍事、經濟、政治，在目前都不及文化來得重要。我們不獨要中原人士注意邊疆，邊疆人士注意中原，我們要從根本上認識西域文化爲中國之一部分，不可分開。今後對於邊疆的教育要重視歷史、地理。語文人才固當培養，語文教育尤當使其普遍。使每一個新疆人民知道自己是一中國人，要有國家觀念。這一點做不到，一切將成虛文。我們應當體諒這地方政府的負責人，中央實在鞭長莫及，不能像協助他省一樣的來協助新疆。既來新疆工作，就得作長久打算，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這些話張主席是絕對同意的。覺民在財政經濟方面也貢獻一些很切實的意見。晚上，主席來看我，我已入睡了。十七日一早起身，于先生張主席都下樓來送行，送到機場的人也不少。在上午七時半，我即離開了這居留已

久的烏魯木齊。中午，到哈密停留半小時。午後三時光景，抵蘭州。事前，宋將軍已爲我們安排好，于小姐，覺民與我住省府後花園的澄清閣。他自己住軍官集會所。高監使和毛北屏先生趕來聊天，我們在蘭州所聽關於新疆的情形頗爲正確。當晚，谷主席夫人設筵洗塵。知道蘭京的航期是下星期四，在蘭州要有四天就擱。

十八日駱力學約我出去，蘭大辛校長來訪不值。等我到了蘭大，知道陳可忠兄在蘭州。又到西北日報訪冷兄，知道西北新聞界的近況，報紙銷路雖僅五千，但日有增加。是日行營公宴，晚上又有雞尾酒會。十九日早上去游五泉山，回城後，在寓所準備講稿，下午四時半在蘭州大學演講。講題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晚應高監使約，在使署吃飯，二十日，在集會所集合，分乘數車，經過榆中縣，到興龍山，謁成吉思汗陵，並遊太白泉。午後返城，已五時。六時，應西北日報約，可惜慕少堂先生沒有能來，對於這位甘肅老耄聞名已久，他

一肚子的掌故都不會寫下來。中大舊生何自誠又來訪，本報駐蘭記者陸地安晚間來作長談。二十一日，一早袁壽璞夫婦來，約晚間再見。在寓所寫了十來件，出去看水楚琴先生。他談到開發西北，不如西北開發。開發西北是由中央來主持，西北開發是培養一些西北人才來從事開發。他也認為教育是建設的基礎，西北如不再提高教育程度，充實大學，前途依然黯淡的。這位老先生眼光極正確，態度又

誠懇。七時辭出，趕到陶樂春，蘭州同仁歡宴我。並且知道樹幟可忠明早和我同行。誰知這一晚，大雨滂沱，我當心着明日未必能成行。

二十二日，雨還沒停。六時半便到機場，候至十時始能起飛。在西安沒有耽擱。下午四時半，安返南京。此行計共五十八日。關於新疆的見聞，所述甚略；將來另作專題再為報導。有些話暫時不能痛快的說出，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完）

新
疆
見
聞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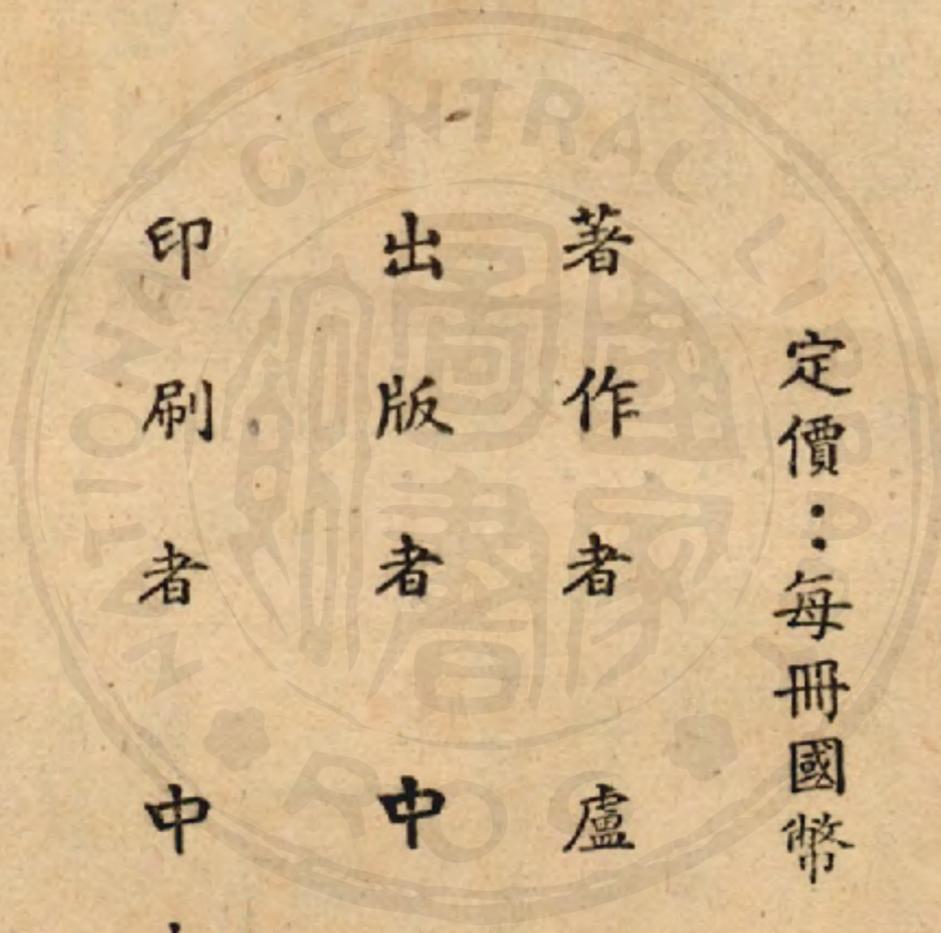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新疆見聞

定價：每冊國幣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盧

出版者

中

央

日

報

社

前

印刷者

中

央

日

報

承

印

部

地址：中山路三十九號

電話：二二二四四六

經銷處

中央日報社及各地分銷處

101100324

大東書局

南京分局...太平路二六號

本局刊行 綜合性 半月刊 智慧

本刊內容有：(一)小評(二)專論(三)文藝(四)時文集納(五)文化新聞等。立論正確，內容豐富；如其刊名所示，讀之可增益智慧。

現行重要法規

地方自治法規	薩師洞編著	四·三〇
金融法規	熊光前編	二·一〇
商業法規	董汝舟編	增訂本五·四〇
工礦法規	羅淵祥編	三·一〇
勞動法規	羅淵祥編	三·四〇
地政法規	孟光宇編	增訂七·三〇
計政法規(上)	聞亦有編	五·五〇
計政法規(下)	聞亦有編	六·四〇
合作法規	王世穎等編	五·六〇
		五·一〇

兵投法規
教育法規

陳楨國等編 三·四〇
阮華國編 一〇·七〇

提要叢書

國父遺教提要	張廷瀛著	四·一〇
行政學提要	張金鑑著	三·〇〇
經濟學提要	趙蘭坪著	二·九〇
行政法提要	林紀東著	二·九〇
憲法提要	薩孟武著	三·八〇
刑法提要	何任清著	五·五〇

新兒童基本文庫

全部二百冊現已出齊

(售發倍千三價定照依書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百城堂
書店

台北市新生北路7號地下樓B9室
(新光華商場)

編號

定價

書名

新疆見聞

420-

版出立獨

新書預告

新疆之戀

新疆地形研究

甘肅走廊地理

蒼河之間

老殘遊記 (英文對照)

保甲開元

書叢貴名

總理遺教輯要 (上下)

中訓會編

\$10.00

國父遺教

\$25.00

三民主義

\$5.80

(以上各書均按定價加二千倍計)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羅常培著

\$1.40

我擇取自由

蘊 雯譯 (上中下) 共計

\$20.00

丘倉海先生念台詩集

丘念台編

\$0.70

印度哲學史略

湯用彤著

\$4.40

財政學

曹國卿著

\$6.20

刑法學

蔡樞衡著

\$6.00

(以上各書均按定價加三千倍計)

南京門市部：中山東路三一一二號

總管理處：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南京：

中山東路三一一二號

上海：

福州路三三一號

北平：

王府井大街六號

廣州：

昌興街四十九號

天津：

林森路九十九號

青島：

中山路一五七號

台灣：

台北市中山北路24號

杭州：

吳山路一五七號

各

ADK

RANICOAT 雨衣

標準現成西裝

國家圖書館



001709696



16

譜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西路口成都路四六四號
南京發行所...南京太平路二〇三號
電報掛號五〇二八